

傅 庚 生
作 品
系 列



傅庚生 著

中國
文學欣賞
峯隅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傅庚生 著

傅 庚 生
作 品
系 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Copyright©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 傅庚生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1

(傅庚生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5975-8

I. ①中… II. ①傅…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206.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5543 号

责任编辑 杨柳青

封面设计 储平

责任印制 黄雪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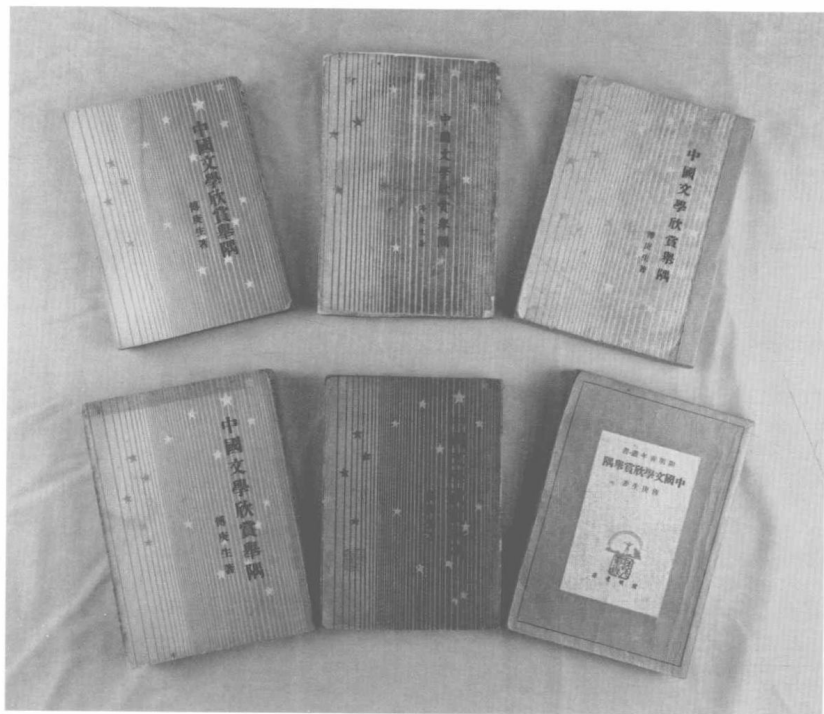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 数 187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作者 1955 年于西安西北大学南排寓所前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版本一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版本二

卷首语

他生在东北的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科举出身。及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养与学校教育。以后，大半生从事教育、学术工作。文章驯雅而卓秀，著述精纯而典丽。思想力图习新，而观念刻古守旧；洁身自好，不入流俗。习文推崇“修辞立其诚”，授业标榜“以诚款相接”。早年遭逢国难家仇，流离转徙；晚岁堕为“反动”权威，万劫不复。其一生也，一袭长衫而来，形影相吊而去；茕茕孑立，行色匆匆，而今音容杳然，垂三十载。斯人也，我父。

三十年来，对他的怀想时常萦绕在我的思绪里。每读欧阳永叔《泂冈阡表》，百身莫赎，不禁泫然。

三十年前，秋风渐起、残阳未敛的时刻，我所经历的生离死别的情形恍如隔日，从他离开的那时起我对他竟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敢说，他是上一个百年中，在学术上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在学术界从不结党攀附的人，是对“就文以论文”最为坚持的人，对古文学的欣赏最多独得的人，也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文笔最具优雅、巧思的人。

然而他的一生却是个悲剧，他不是没有才华，不是没有崇尚，不是没有性情，不是没有品格；对学术，对来者，他的奢望也仅仅是能“贡瓣香之献”，但是他的一生却命途多舛，尤其在中年之后，他的背腹满是明枪与暗箭的伤痕。动物的极恶就是凶残，而人可以除却凶

残之外，更兼阴险、邪恶、仇恨与暴戾。他在疯狂的暴行中，为儿女们苦撑着，他曾写下有关杜甫的心迹：“大人受些罪也还罢了，而孺子何辜？”此时这情感却灼蚀着他自己。在那些岁月里，我时常看到母亲在昏暗的居室中，啜泣不已，绝望而无助；我的童年因此在忧郁中度过。他对文学艺术的敏感，使他感受到更多的痛苦，他对师生授受的诚款，使他体会到无尽的悲凉；他对人格的坚持，使他蒙受更大的创伤；他对文学伟大、崇高的信念，使他始终无法接受斯文扫地的践踏和侮辱。他一门心思“碧蕙捐微芳”般的“愚诚”、满脑子“温柔敦厚”的“痴想”，一往而有情深，如何应对早已变幻莫测的人和事？

我注视着晚年的他踽踽凉凉地前行，踉跄、趑趄、倒下；黯淡的目光永远在我的记忆中闪烁。善矣，人之将死其言也！他宽谅了一切良心发现的救赎，我却不能宽恕那些怙恶不悛的固守。他一生鼓吹“真善美”不遗余力，却无法抵御“假恶丑”的残暴。我曾经多么希望他是个文盲，至少可以不让那些嫉恨、戕害他的人称他作先生。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我想他没有那样的遗憾。他晚年曾给我讲起杜工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名句，他加重语气，三复斯言，意有所指。我想，我明白他的心曲。

我的儿子、他的孙子，幸不拜谁人之所赐，在自由的年代和环境里长大，不晓得生存的血泪和生活的辛酸。我庆幸苦难岁月里我的少不更事，至少这样减少了我对那些苦难的记忆；我更庆幸，他的孙子不曾遭逢他祖辈的不幸，能够快乐地生活。我父九泉有知，当亦可以莞尔。

傅 光

甲午玄月先父逝世卅年祭撰于长安望云楼

题 记

所谓文学欣赏，不是说与作品茫然相对；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作品，用各种标准去衡量作品，方会得到分析的了解；把这些了解糅合在一块再与作品相对，才会得到综合的欣赏。这部书对于我国文学，就运用这么个方法，给读者指导欣赏的途径，标明“举隅”是希望读者“反三”的意思，文学欣赏这类事情原来应该“自得”的。书中举例，多是习见的作品；唯其习见容易忽略，一经作者指说，而境界全新。读者当然早已接触了这些作品，但读过这部书后，欣赏必将与以前有些两样。

叶圣陶

民国卅二年六月十七日

序

傅庚生先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在近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中，是最值得我们细读的一部。他在《书旨与序目》中说：

自有清一代迄于今，世尚朴学，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若就文以论文，辄必震惊群目，甚至腾笑众口；本末之所在，久其蒙然，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

这见解是很正确的。因此，我联想到梁宗岱先生在《屈原》自序中所说的文学批评的内线和外线。梁先生所谓外线，便是傅先生所谓朴学的考据；所谓内线，便是傅先生所谓就文以论文。我愿就这一点上略申己见。

中国之有近代式的文学批评，始于王国维先生。王先生以天纵之姿，不但在诗歌的创作上弱冠便有伟大的成就，尤其在古文学的研究上留下了不朽的杰作，如《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他所以能有超人的成绩，一方面因为他对于西洋文学和哲学有湛深的研究，一方面也因为他深懂得分析的（analytique）和综合的（synthétique）方法之运用。例如在他写《宋元戏曲史》以前，他

已写了《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表》等六种。这六种便是近于所谓外线的著作,《宋元戏曲史》便是近于所谓内线的著作。正确地说,前六种是分析的工作,后一种是综合的工作。分析(analyse)为综合的准备,综合(synthèse)为分析的目的。不仅文学批评必须兼备两种工作,任何科学的研究莫不皆然,任何成功的学者决不会忽视其中的一方面。

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20年来文史研究都注重于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后来变本加厉,竟认史学即史科学,那当然是错误的偏见。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分现代史学为三派:一是传统派或记诵派,二是科学派或考订派,三是革新派或宣传派。他说:

传统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二派之治史,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与当身现实无预。……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然急于求智识,而急于问材料。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之评价,非有外在之根据。其绾合历史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

他理想中的史学是“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这话虽略有语病,然大体是正确的。

文学批评也是如此。钱先生所谓第三派近于梁先生所谓内线,第二派近于外线,加传统派而为三。除传统派不足道外,我们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便是用外线的工夫而达内线的目的。其实钱、梁二先生所用名词都嫌不妥,正确地说,就是用分析的工夫而达综合的目的。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里说:

讲屈原的诗,首先须要考证屈原的诗。现在世间流行的屈原的作品,有好多成了问题。我们要把这些成问题的加以考证,然后才能更进一步作艺术的研究。

又说:

我们研究屈原的作品,过细地说,每一篇都应该加以讨论,这是首先的工作,即基础工作。这步工作没有做好,更进的研究便成为空中楼阁。

这几句说明文学批评的步骤最清楚而正确。梁先生把外线内线当作绝不相容的两条路,其实只是一条路的前后两段。试以建筑为喻:外线工作便好比测量地基,铺平沙石;内线工作便好比筑墙盖瓦,开窗立门。如无稳固的地基,虽七宝楼台势必圯于一旦;但只做好地基便认为已尽建筑之能事,自然是大错。人非全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合作则两蒙其益,相轻则各有所损。

了解了这一点,便找到了文学批评的正确的路线了。未先做考订的工夫而遽做批评者,终难免“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之讥。例如梁先生说屈原始而学习,作《九歌》;继而怀疑,作《天问》;继而自我认识,作《九章》;继而产生杰作《离骚》,同时附带来两个短篇《卜居》和《渔父》;后来不甘心早死而作《招魂》,最后又发出《远游》的呼唤:不借重半句史料,不依傍半件史迹,而排列得如此完整,岂不正是郭先生所讥的“空中楼阁”,钱先生所讥的“臆测之全史”?未先作分析的研究,而遽写综合的论著,结果未有不惨败的。反之,认分析的工作为最终的目的,如傅先生所讥的“买椟而还珠”,当然是同样的错误。

以上略略说明文学批评上分析和综合的两种工作应该并重。不过比较起来,综合的工作更重要,也更困难。傅先生这部书正可指导我们如何从事于这种艰巨的综合工作,傅先生的见解和功力也最适宜于指导我们。我曾见他的手稿,对于过去文评诗话的材料,分类搜集,用力至勤。搜集后,他又运用西洋文学批评的理论,加以部勒和整理,积数年之久,方成此巨著。这正是钱先生所谓“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平易之面相”,不但可作初治文学者入门之资,亦可供专家参考之需。这无疑将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书籍。

陆侃如

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序于东北大学

善于以古诗人之心为心的学者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新序

谢朝华于已披 启夕秀于未振

——陆机

新版傅庚生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即将面世,想起“好书”比著好书的“好人”的寿命要长得多,我既高兴又复怅惘。

故友傅庚生先生辞世已经整整 18 个年头了。今年四月间,他患难相共的夫人——仇荣华女士终于脱离了长期的病痛和困苦仙逝了。请允许我在本文开篇处,首先向这位“不矜不伐”的夫人致敬。因为正是这位知识妇女以她的终身辛劳和“默默无闻”为代价,为丈夫排忧解难,成就了丈夫的不朽之盛业。傅庚生、仇荣华贤伉俪,在我心上是一对闪光的名字。

成书于 60 年前的傅庚生先生所著《中国文学欣赏举隅》有着怎么样的生命力?经过历史的筛选,至少可以被公认,这是一部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欣赏方面的名著。该书写成于 1943 年,经余冠英先生推荐,由叶圣陶先生主持编入《开明青年丛书》,同年出版,遂成为颇受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至 1949 年前,再版印至九版,此后,虽然本书在大陆绝版,但在香港、台湾等地出版了大

量的翻印本。198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本书的简体字本，大体照原样印出，改正了个别的错别字，但对原著也做了个别不必要的改动。1985年中国书店、1989年上海书店又分别出版了此书的翻印本。原“开明本”的讹误，未经修改，一仍其旧。写到这里，我心中很难受，忝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我虽然帮助过许多好朋友出书，他们之中有游国恩、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林庚、李长之、王古鲁、沈祖棻、程千帆、苏渊雷诸先生，还有当时被认作新生力量，后来成为学术权威的王瑶、王运熙、周汝昌、王泗原、王拾遗诸先生；但那时我念念不忘、一直企图收入到我主编的丛书之中的至少还有下列三种书：

一、《人间词话详注》 王国维著 俞平伯校注

二、《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傅庚生著

三、《谈艺录》 钱锺书著

钱锺书先生很谨慎，他多年以来都很关心我，他指出这些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连他写的小说《围城》也不主张重印。作为文人，他有矜持的一面（区别于庚生先生的“不矜不伐”），也有积习难改的一面：当他情难自己时，也曾向我出示他密密麻麻的《管锥编》的片段稿本，他说这是聊以自娱，不足为外人道也。后来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惹出大事，我被公开点名批判。钱对我维护备至，劝我要慎蓄锋芒……其实，我当时担任主编，是有权不使《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在大陆绝版长达35年之久的。我困于朋友的柔情厚爱，为当年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其实印了就印了，我缺乏“个人得失，了不足论”的精神，我对不起傅庚生先生，更对不起那些势必会成

为傅先生此书受益者的忠实读者们。

现在咱们的文化出版界焕然一新派生机。关于文学艺术的赏析专著,多到难以胜数。但经得起反复仔细品味的还是很有限的。因此,我愿意隆重地向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的朋友推荐上述三部书。这三部书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出诸青壮年学者之手的不朽之作。

《人间词话》是一本出现在20世纪初的薄薄的小册子,字数仅五千余字(以后加上“删稿”也不及两万字)。但“境界说”言简意赅,自足千古。王国维说得好:“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王国维的书不难读,他认为意与境的中介是真切自然的语言。这部书正是用真切自然的语言写成的,静安公其“识”也高。

《谈艺录》是《管锥编》的先驱之作,我们可以领略著者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之学。他被视为20世纪的一代硕儒是毫不奇怪的。读钱先生书最令人受益的是:使人感到“学,然后知不足”。默存公其“学”也博。

我要求文学同好,特别是文学青年必须认真精读的便是这册《中国文学欣赏举隅》。这是一部有“学”又有“识”之作。我60年前初读此书便欣然赏之,为之振奋不已;而今老夫耄矣,再读此书,如面对故人的娓娓清谈,仍欣然赏之,为之振奋不已。

请我的老朋友和不曾见面的年轻朋友们翻阅傅先生在本书中关于陶渊明与郑板桥其人与其文的比较,还有论袁枚祭祖母的诗篇。清代才士的猥恶嘴脸,落在傅公笔下,竟不打自招了。还有,特别有意味的如他谈李清照的《声声慢》和《醉花阴》等,都非常精彩。温良敦厚、善良老实的庚生先生说到底是个未失童真——满蕴正义感的学问家。这样的品质应是他“学”与“识”的出发点。所以他的